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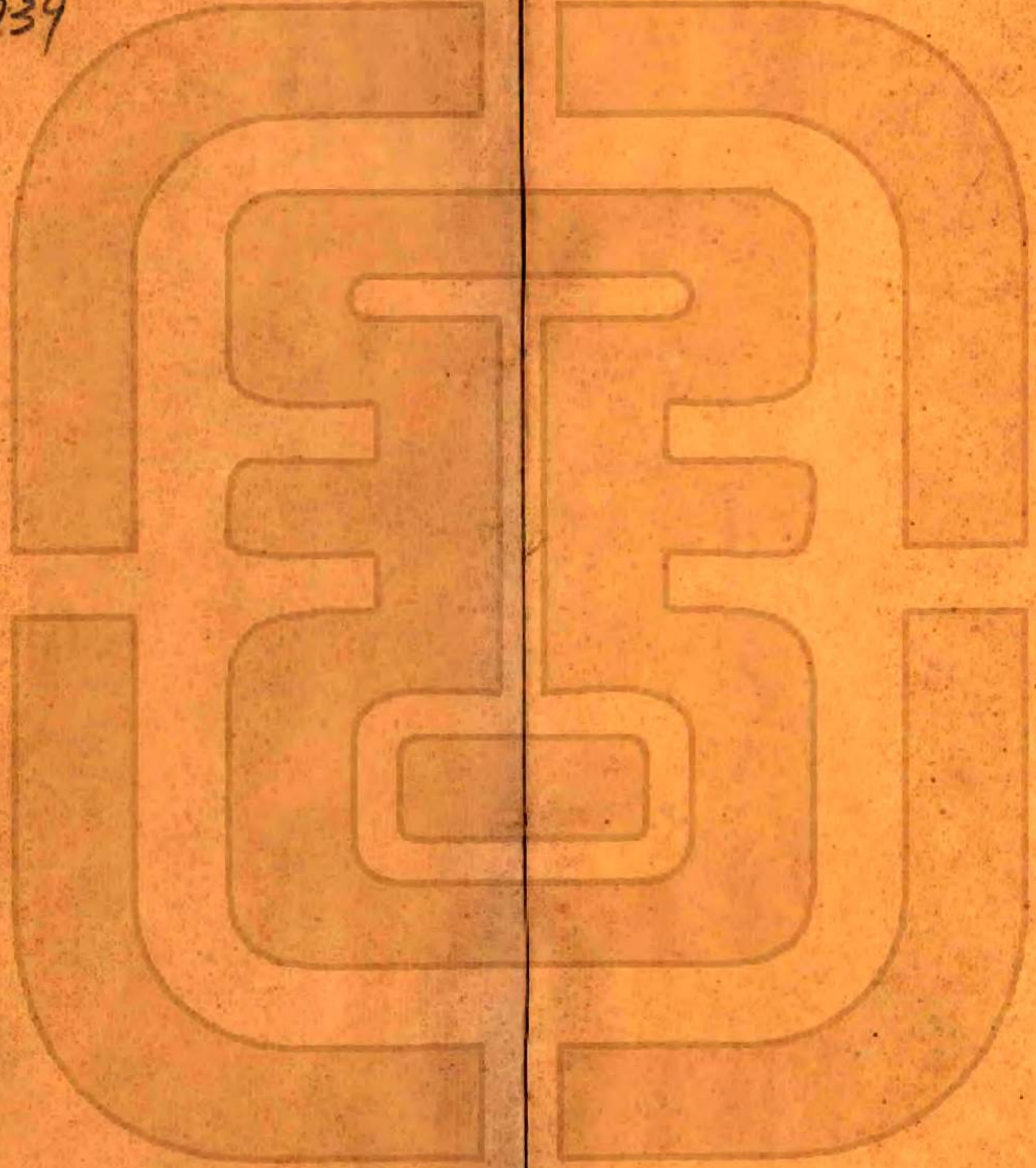
建州私志

96077

1

地429.129

939



建州私志上卷

海濱野史初輯

建州古肅慎地即女真部落也在混同江中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罕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山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混同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 二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江山川雄偉異宜有異人發祥金元偏據不足以當之也元於其地設諸府路領達達及女真人明洪武二十七年女直野人部寇遼東上命宋晟劉真討之時天下初定聲教未訖至永樂九年遣將駕艦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剌哈王肇州瑣勝奇四酋率眾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為都指揮領衛所三百八十二皆令三歲一朝貢官

賞羈之又於開原城置馬市通交易稍給鹽米布使保塞各路皆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為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而建州最强建州毛隣本渤海氏遺裔善耕種織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尤善治生其左右二衛最無賴大抵東北諸裔建當要害居中與諸夸勢相聯絡為犄角而五嶺喜昌石門諸隘人騎不能成列彼中恃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酋李滿住款塞于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漸為邊患永樂末年邊計漸弛諸酋多叛去者一歲犯邊至九十七次殺死吏民十餘萬宣德初復招降諸夸遼東守臣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老營者中朝採取人淺松子地也名東建州酌中志略載國初有舊遼陽地疑即此自是歲遣使入貢以為常正統中也先猖獗附之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老酋多死中朝以也先之亂諸夸乘亂侵掠于

是入貢時宴賞太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建州人董山入寇
遼東三年命武靖伯趙輔等率兵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
寧輔曰山不可宥誅請誅山九月分兵三道進勦朝鮮亦遣將萬
人遏其東歸擒斬山俘獲千人班師先是開原指揮某受海西人
散赤哈珠玉豹皮赤哈上番書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守臣招
赤哈面折既又為開原守將周俊所愚弄赤哈大怒會建州三衛
女直欲報山仇藉海西之勢合兵犯邊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
巡撫陳鉞愚俟寇去始赴遼陽適近邊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入
貢鉞欲掩罪皆收繫獄捶死也僧格屠其各寨乃以捷聞夸益恨
乃大入寨汪直以往撫可邀功太監懷恩言宜遣大臣同往因命
兵侍馬文升相機撫勦文升至追入責夸諭以朝廷德意被屠之
家各給牛酒布帛慰之直至虜已解散直怒誣奏文升言曩在鎮
不與易農器故屢寇邊文升言所禁者鈐器非農器也不聽文升
得罪時鉞附直倖進虛張邊警請出師命朱永為總兵鉞提督軍
務十五年十月建州頭目六十人來貢直誣以窺伺奏請拘之給
就鴻臚演禮入門以三校擒一就縛監禁在衛虜出不意壯者逃
匿惟餘老弱或殺或繫獻俘陞膏十二月建人以復仇為詞深入
遼陽殺男女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以雪怨邊將不敢與戰遠地
騷然嘉靖二十四年兀良哈糾建人寇遼東自是以後復套議起
拖北多事女直諸部一二蠕動終嘉靖之世幸無沸膺隆慶五年
中朝從王崇古之議封俺答為順義王至是始內屬十二月東虜
寇遼東李成梁破之於卓山斬首五百八十級大創而去萬歷初
張居仁在政地總兵李成梁任遼閩內外聲息相通邊臣致命虜
入輒大創之諸夸懾服萬元年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

杲東隣兀堂去豎陽二百里遼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酋環跪願質
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和豎陽寬
奠並布屬海西王台主之屬建州者兀堂主之頗遵約束自俺答
封後其屬去能亦脩貢因貢為市交易不絕東自海冶西至甘州
延袤五千里無烟火近疆屯田墾治如內地歲省糧儲無竿初獨
已土蠻連把亥援答例請封不許故驕倨耻言修貢事屢年入寇
二年十一月復糾建州屬夸寇遠之清河王杲誘殺我裨將喪成
祖等督府張學顏與成梁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
羊無竿是年杲糾虜復入曹簋擊之獲二十八級杲乃走素所善
東夸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漆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其子虎兒
罕執杲送境上檻車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二子並進都督
僉事當時王台所轄東進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
逞仰二奴凡數千里內屬保寨甚盛八年建州兀堂豎雲陽寬奠
成梁逐之出寨二百里斬首七百五十級兀堂復犯林剛峪副總
姚大節復敗之自後兀堂等遁伏建州稍稍弱矣前王台既誅王
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革子逞加奴仰加奴亦
服台以女妻仰卵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
遂叛阿台亦怨台之縛其父叛附二奴因盡奪季勒諸寨其仰加
奴等十三寨止遺把把大可五寨屬吉餘俱雲翔不受台制南關
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罕借兵
黃台吉黃陽助之而陰收其部夸白虎赤等自益罕亦死二奴因
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寨大破之于曹子峪得一千三十九
級十年上念台忠特賜諭祭給綵幣四表裏台居開原東北貢市
在廣順關稱南關二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稱北關開原孤

懸扼遠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夸嘗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
夸間扞蔽不得合中朝因聽其襲祖速黑忒右都督加龍虎將軍
秩耕牧三十年東陞晏然台歿南關勢孤矣十一年王杲子阿台
糾虜入瀋陽城南混河成梁馳往虎皮驛阿台往縱掠混河口徐
引去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寨直搗古勒寨寨在塞外百
餘里三面壁立濠塹深固成梁用火攻其中堅經兩晝夜射死阿
台別將秦得倚等前破阿海寨誅海毛憐衛夸與台濟惡亦烏
虜也是役得級二千餘時二奴亦值冰堅入掠都御史李松密與
成梁計伏兵中固城松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
四隅伏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曰如虜聽撫則張幟按甲勿起聞
砲聲則鼓行而前至期二奴擁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
騎詣圍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 斫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

馬于是砲發復起前斬二奴及白虎赤等逞奴子兀孫孛羅仰奴
子哈兒哈麻俱殲焉得級三百十一成梁聞砲亦至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自是海西讐服阿台既死其子孫息肩數年而二奴遺孽
圖報仇連西虜侵掠部夸及王台孫歹商商數人威遠靖安堡挾索
貢勅如二奴時矣十五年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叛奔逞加奴至是
乘虎兇罕死來歸妻其父妾温姐與猛骨孛羅王歹商鼎立猛骨温
姐出也猛骨以母故亦助康攻歹商兵備王緘勒兵執温姐及康
已而釋温姐而猛骨為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自焚其巢剗
温往十八寨去巡撫顧養謙奏革孛羅封爵成梁從威遠堡出塞
討叛夸多所殺傷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釋不誅兵備成遜請并
釋古陸以存歹商商因釋其罪使和歹商諸酋見釋康而又畏我因
重歹商商遂諭康曰中國立歹商商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關侵歹商商也

汝亦台子終不忍殺^商安危汝實任之康唯唯使刑牲以盟又
進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諭之為均北關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
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領
之二奴強則北關多王台強則南關多今無論強弱南關五百北
關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關意已而康酋溫姐相繼死成
遜遂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商互相結釋恨^商遂
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哈赤佟姓建州枝部也初叫場父塔失並從
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陣成梁雖畜哈赤哈赤事成梁甚恭顧為人
忍詢多智幼時已有異志及長以祖父故予指揮職勢埒南關後
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因與^商爭張海連兵不已至是約婚罷
兵哈赤以婚^商入貢又以斬叛夷邱五功乞陞賞特進都督僉
事遂雄長諸夷矣嗣後北關卜寨與南關^商仇終不解而哈赤
與那卜二酋構會卜酋殲^商中朝謀勦不果而哈赤竟殪卜寨
以聞二十三年以保塞功陞龍虎將軍如王台時二十六年建州
進貢中朝陽宴寵勞之二十九年秋哈赤請補雙貢時建州日益
強漸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與南關猛骨方酣于鬪猛酋不支
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酋恐布飛語謂猛酋且執部夷以激怒奴
酋建人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酋置寨中盡掠其
資尋証猛酋私事射殺之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
部夷百二十家又願以女妻猛酋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
室送歸至期建人于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酋亦歸
原擄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名曰撫養仍羈
建川寨南關不絕如線北關那林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
建州益旁噬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一年給事宋一韓奏奴

酋漸有可慮遼東稅監高淮志甚輕夷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三
十三年春李成梁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入內地并新疆為鷗脫于
是將鴉鶻關外鴨綠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數百
里擲之建人巡撫趙揖實從史之副將應祺爭之謂成梁曰憲廟
時韓斌為東協開陽明臺木關嶺等屯堡復于清河地方設立城
堡置守禦官兵六百餘員又建鴉鶻關限奴出入去奴寨八九十
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愈密嘉靖十九何權為備禦武備漸
弛遂退地數十里山上立碑為界萬曆間公為總兵開闢寬奠大
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論功拜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
咧咧跪等處有軍人屯種成家樂業與內地無異一旦議徙必將
驚震居民况邊方土地尺寸是寶夷人無厭我退一步彼必進一
步搽情度理大有赤便不聽應祺抑鬱而死其年冬鎮撫行文招

徠居民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如應祺言乃率軍丁數千裝塘驅
逐之隨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僅得老幼
孤貧六七萬人僉派遼鎮二十五衛安插事聞鎮撫以招徠叙功
時居政地者四明沈一貫也三十四年秋建人強勒清河漢偵復
爭入貢車駕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
四波諸部各俱苦之一韓因以棄地陷虜効成梁時熊廷弼按遼
看令勘報廷弼據石碑全遼志題覆未結李奇珍亦有疏論之不
報蓋扼于沈也三十六年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
酋部領賞禮部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主事業世英言奴強
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
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尤危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亂以為奴
酋之資四月前屯軍變欲殺淮不果五月淮復差舍需索錦州軍

戶軍戶殺舍侍郎楊時喬立言有旨撤淮回京三十七年十一月
建州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建南關故塞已而闌入靖安堡聞那
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蟒段牛酒
又勾西虜宰賽煖免等窺開原遼陽邊吏告急御史請急撫北關
收宰煖以折其謀三十九年冬建州請遵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
張其哈喇佃子棄地科議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地報可四十
年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四十一年
奴酋圖其婿卜台吉因率所部投北關金台二酋匿之而奴酋益
墾南關曠土圖窺并糾四酋宰煖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
急徵薊兵五千往援而奴酋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
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者概罷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關近開二釁
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關堅拒不與會卜台吉來奔北酋即
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為別婚東酋乃忿以匿逋壻為辭其一金台
失有女為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日頃金酋故殺那酋妻即
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
攻北酋怨奴酋賄結請釋二恨無養癰東建也時金台二酋來告
急別將曹文煥為潛盟給以火器奴酋計縻我兵北關乃可圖則
益遣子骨里塑不背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為信上書訟
北關匿婿狀濤以為然遣官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
為質巴卜海乃奴酋親子妻真奇生親巴卜太弟也聽朝議進止
其北關匿婿勅發完聚當永紓遼患時濤甚侈其功未幾奴度我
弛備即嚴兵圍燒金台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督薛三才乃䟽
爭往遼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為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
時奴質子固在而已易志矣三才請募兵二千分屯開原諸堡以

待其變御史瞿鳳翀疏稱奴意不在壻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為北
閼罪似不必逢其不注意者強北閼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
名污而體褻今宜急救開原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
聲援報可奴酋聞之即撤兵詣撫順懇負婚自明無他意時北閼
為西虜剽掠部落苦飢投奴甚衆即金酋從兄亦往奴撫慰之給
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助之守并貸以豈穀食鍋北閼始有固
志四十二年建人益勾西虜圖北閼而煖兔乘機挾老女北閼願
與煖兔子締婚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每發兵以
圍獵為名志不在小而濤終以風聞為妄謂北閼開原本覬東夷
蔑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允為所用我
奈何以疲兵匱餉為北閼守老女逋壻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里之
遼東奴為我守九百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里之邊患
是為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悞信虜款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
嘲耳已而奴復耕前罷墾地叅議孽國用力主驅逐會新撫郭光
復蒞任薊門援兵相望奴遂遵諭定界將六堡退還大書番字碑
陰自明年不敢復種部夷有盜變陽馬者建人戮之碑下以示恭
敬四十三年北閼白酋以老女婚煖兔子奴發兵爭之以前求婚
不與也北閼危甚御史王雅量曰向救北閼恐藩籬一撤奴煖合
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北閼依強援于煖我兵宜設防遼陽以東
偵奴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閼約煖兔從南門入大兵從清
河撫順分道而東奴亡可待也未幾奴罷搆兵

董其昌曰建之圖北閼意在全遼也而借口于老女邊臣方幸
其為鷓蚌恬不知倣何其愚哉

錢謙益曰萬曆間閼中董侍郎崇相為吏部郎遼左全盛建人

方駕車入貢崇獨策其必叛每達邊人相輒問遼事咨嗟太息
若不終日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邊事謂建州之
五年奴酋有歹商德明之元昊也又言金人兩道代宋以四月
舉汴今之災異不下宣政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
外弱首尾牽制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以不聽李綱散
遣勤王諸將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為之所乎承平日久頗以崇
相言為不祥越六七年建人發難崇相之言若執左券天啓改
元遼陽陷袁自如以邵武令入計匹馬太山海周視形勢七日
夜而返崇相邀過余邸舍共策邊事夜闌燈地僮僕僵卧崇相
拍案擊節殘燈吐焰朔風烈烈射紙窻迄今二十三年勢日益
橫自如磔崇相歿而吾哀已甚不知何所終也癸未三月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建兵佯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其後十五日凌晨突執游擊李永芳永芳降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啣恨脅并北關遼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永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建兵暫誘我師以萬騎圍繞夾攻胤及副總顏廷相游擊梁汝貴俱死全軍覆歿時宰煖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同喝抄化亦屯兵鎮靜邊外虜東西颺動京師大震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侍命以新啣往經畧召薊遼總督汪可受先出關順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尋以虜警罷移閏四月建州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可汗備述惱恨七宗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盆柴

河退墾為辭實以儒紳等行間御史季徵儀謂遼事必以勸之規模為守以守之餘力為勸乃為完算五月丁未建州統衆克撫安三盆白家冲三堡經畧楊鎬兼程任事及抵山海關得克堡䟽請就近徵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甘肅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報可是時偵報奴八子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兼與宰煖合衆近十萬北關惴惴不免朝鮮已締姻建州且督匠造船烏龍江建州以女妻李永芳頃之西虜乃蠻抄化等進犯長勇堡七月建兵從鴉鵲關入二十六日晨圍清河叅將郭儲賢拒守援遼游擊張旆請戰不從敵冒板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死之城中束手侍斃為賊殺掠萬計自三盆至孤山並遭焚燬惟叅將賀世賢于變陽邊外縱擊得百五十四級上賜楊鎬劍並諭飭

諸邊鎬聞警車騎赴河東靈陽寬奠衆望風潰乃斬千總陳大道以狗議徙寬奠居民于遼陽會朝鮮遣叅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徙征并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移廣寧九月建兵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蠻尋受款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建兵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十二月北關金台失勦奴一寨來賜白金綵段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酋所最暱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兔憨輩旦夕勦夷受賞艷以千金金酋利之故有是捷四十七年正月援遼游擊佟國祚叛附于奴以父鶴年在彼也二月援遼師雲集中朝以經畧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發紅旗催戰乃以十一日哲師遼陽九分四路馬林率游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并都司竇永登督北關之師趨開鐵攻其北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并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趨寬奠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祈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策應哲畢烏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狗衆擇日出師時師期豫宣建人得豫備曰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建兵先至渾河壅沙上流伏兵山下松越五嶺關渡渾河焚剋二寨半渡敵兵萬餘遮擊衝松師為二車營鎗砲尚未渡決沙水驟至擁渡不前松爭山頭駐兵而林間伏盡起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松及王宣趙夢麟皆歿馬林改道從三岔出抵二道關夜聞杜軍敗遂譁旦遇敵至林斂衆以退敵追擊之死者枕

籍僉事潘宗顏通判董爾礪皆死劉綬出馬家寒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時松旣敗建兵假松旗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啓營門建兵闖入不復可止衆遂潰綬亦戰歿喬一琦斬奴婿大胡血戰四晝夜奴必欲生縛之投崖碎首而歿朝鮮將金景瑞從綬先登者亦全覆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李如柏以經畧令箭中道撤兵不見虜而還師獲全先是綬出師日五星闔于東方松隨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帀皆敗徵也報至舉朝氣索廷議李如柏哀懦不堪登壇是後逗留獨全疑有謬巧巡撫周永春請以李如柏代將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恐為唐藩李鎮之漸又論如柏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為妾生子彼中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謠上竟遣如楨往撤如楨^和候勘時宰煖諸酋并甘奴賄煖兎方沿河駐

牧奴酋詐令部夷降金台失叛人李永芳遣奸細陰圖金酋寨頃之建酋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又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五月建人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畧總督爭抗起前御史熊廷弼馳渡遼建人建國號曰後金皇帝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六月建人擁衆數萬從靖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不虞其至城遂陷馬林被殺尋以三萬衆圍鎮西堡瀋鐵軍民奔潰擢熊廷弼僉都代楊鎬經畧廷弼受代單騎就道翌日入遼陽軒陣逃游擊劉遇節中軍王捷逃城游擊王文鼎因奏遼左凋敝人心離散情形七月建兵從三岔堡入攻鐵嶺自寅至辰城陷自開原既克我兵胆落建人最工間諜所在內應故堅城立下八月建兵佯縱我師擁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金台失自焚死隨攻白

羊骨寨白酋出降被殺北關相繼淪覆十一月建兵入龍潭口且
往鐵運窖粟四十八年熊廷弼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貴
精之說牢不可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口皆當賊來
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貴精之說
必屯聚一處諸處相去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時建人
與抄化等盟朝鮮李暉以建人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奠鎮江王
情形抄化因與建人約入犯及收江夷為用窺海道會廷弼以兵
稍集主守瀋陽建人未敢深入佯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敵遣其子
及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榜招降詢侮備至六月建人
乘經畧閩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
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却之泰昌元年十月袁應泰經畧
遼東熊廷弼聽勘天啓元年三月建兵帶鈎梯傾巢而來十一日

夜半渡渾河次日攻瀋陽十三日瀋陽陷瀋陽之陷賀世賢已有
異志應泰任之令懸牌招降童仲揆高出諫不聽應泰令世賢與
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兵六萬世功
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卒
自歸遼陽應泰始大駭已不可如何矣瀋陽既失奉集勢孤遼左
益危御史江秉謙疏曰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陷當日情形
危急有百倍于此時者自熊廷弼受命倉皇赴召四方調征未集
士方胆落甲馬器械一無可恃而廷弼萬死不顧一生數千弱卒
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賊終不能得志何前此垂危之遼
城彼反不知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不知所守使廷弼得安
其位定不敗壞如此十九日建兵至四里鋪按臣張銓登遼城指
揮兵將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兩軍相當互有勝負應泰夜

宿營中二十一日敵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營官兵陣于東城下相對發放大器潛以步兵攻小西門應泰急退入城與銓東西分疆而守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敵砍射落水扶傷而卒敵以騎兵攻東門兩處夾攻應泰銓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建兵登城遂有內應開門以納之者城內大亂應泰知勢不可為登樓引刃自裁銓罵賊不屈死之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車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建兵始入人皆剃髮隨順敵縱兵擄掠男婦多自縊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剃髮待矣獨東山礮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無髮至者羣擊殺之四月以叅議王化貞代薛國用巡撫遼東六月復以熊廷弼經畧山海恢復遼陽八月游擊毛文龍恢復鎮江王化貞以聞未幾復失因命文龍駐兵皮島以制東兵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時時襲虜有獲而遼民思歸者百計逃竄及抵關文龍輒掩殺以充虜報功又索餉驕恣所上事多浮舉朝論惡之以方握重兵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建兵襲取金州東人聞我聯絡朝鮮而旅順實登肆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是以發兵戮之以隔往來之路二年正月建兵渡三岔河逼西平堡廣寧叅政高邦佐冠帶叩關自縊羅一貫堅守一日夜虜兵被砲擊死者甚衆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光鋒孫得功乃王化貞所任為腹心者也推之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略陣馬蹶被殺祈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城陷一貫自刎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髮降一城關然爭奪門走化貞股粟不知所為策馬出城幾為所獲西將江朝棟護之

得出得功遂據城叛附廣寧既潰前化貞所招降虜大肆殺掠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棄幼小于途蹂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散騎走間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曰六萬軍蕩平遼陽如何化貞慚因商困守廣寧之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廷弼入而化貞亦入言者並以私逃論然廷弼前奉守關之旨罪不同科已而俱生大辟而化貞擅離汎地竟得無恙廷弼梟首西市又傳首九邊天啓之末逆党用事借邊事以仇正人失刑甚矣時敵兵東無可逼者故得緩轡而旋按臣方震孺在廣寧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走關上惟高邦留松山沐浴衣冠西向再佐拜縊死其僕高厚亦從死焉

野史私記曰前明建都于燕設九邊以衛神京東起遼東西極甘肅拖遶萬里其地自山海關起西則居庸紫荆鴈門寧武偏頭五關徧頭關外則河套地也自山海至北皆秦時長城故址甘肅再西則玉門關在焉而長城始盡建州值山海稍東逼遼東地遼自洪武四年置定遼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總制遼東諸衛時元孽未靖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芳攻走高家攻遂進止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七年八年元納哈出屢寇遼東上勅旺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蓋州知城中有備不敢攻徑趨金州城庫兵寡指揮韋富等督兵分守諸門選銳禦之其將乃刺吾恃勇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中虜被擒虜大沮引退由城南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將遁自連雲島十餘里緣河疊冰為墻以水淋之

經宿凝馭隱然如城藏釘板沙中設陷馬奔平地伏兵以待虜至伏起人馬皆陷納哈出僅以身免十四年封子權于大寧為寧王親王開藩以彈壓上游北控蒙古東制女直屹然建瓴之勢十九年勅北征將軍馮勝于大寧諸邊置衛以控北虜二十三年三月勝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留守駐大寧率大兵直搗金山納哈出降一方遂安遼東自洪武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之設都司于惠州領營興等二十餘衛所謂北平行都司也後又于遼陽開原間設自在安樂二州處屬夷之內附者此遼東建制之大畧也遷都之後遼為三府重地出都門東抵山海關七百里而近一塙之外天子自為守無高山巨川以限戎馬之足惟恃遼為之屏蔽必遼之藩籬固而後京師之藩籬始固則兀良哈是也洪武二十二年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及朶

顏諸酋求內附詔以兀良哈地分三衛居之自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衛以阿札失里為指揮使自黃泥窪踰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以海撒兒答為指揮同知自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為指揮同知並給印信俾鈴束部落為東北外屏是時燕寧二藩相望謂可奴視屬夷然自三衛界夷人而遼之藩籬弱矣迨燕王兵起挾寧王入松亭關盡拔諸衛軍至北平靖難而後以諸夷從征有功遂捐三衛地界兀良哈者悉畀其酋而藩籬盡撤矣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國初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東西各四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文皇四出塞征元孽皆往開平嘗曰滅此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永無憂矣未幾以開平大寧東勝曠野難守移東勝九衛于永平府右衛于遵化縣棄大寧與虜

而興和亦廢開平無援宣德三年并棄開平營獨石八城凡棄地三百里盡失龍關灤河之險當明前盛時已然諸夷部落已逼門庭由是三衛地廣其兵甚強而朵顏為最嘉靖中花當革關台影克為患二十九年特設薊遼總督以禦之三衛部多至八十餘種惟長昂董狐狸最為兇狡萬曆中伯言花當歲無不擾邊大抵兀良哈日多事則遼日益騷屑而清兵益乘其弊譬如庶人之家不幸其卜宅之鄰于盜也力能擒盜以安厥居上也次則擇善土而居之不以累其後人中也兩俱不能惟有益培其垣使無隙之可乘而後已三者無一何異倖之有明自遼亡之後不待蟲賊後訐而始有淪胥之歎也顧愚於此重有感焉遼尤李氏父子以力戰起家當其盛也傾家財畜健兒皆樂為之用故所戰必克迨其衰也移以結納朝貴債帥之風日熾而功名墮矣且一成梁也前此用之國日闢後此用之國日蹙蓋折衝樽俎在政地不在疆場在廟算不在閫略也要而論之自貴州亡棄河套為甌脫至毛帥歿視皮島為夷庚馴致全遼盡沒神京僅有一閩之隔雖寧錦孤懸亦鞭長不及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然哉

天啓二年三月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用方震孺之薦也以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在晉議築童關于山海之八里舖家承宗言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亦震八里舖去關不遠是山海為孤注也承宗請出視師于是召還在晉承宗請獨任遼事敵聞承宗閣臣出鎮頗為聳動不敢犯邊者踰年三年東人大舉入邊破覺平島攻寧遠時崇煥以道臣守寧遠忽聞敵警朝議以為必不可守崇煥泣血誓衆與城存亡衆感其意同心拒敵取西洋大砲置之城頭承宗遣中軍滿桂協力為堅守計敵兵數里望之無際亟發砲擊之一炮輒殺百人由是大小砲間發矢傷無算敵取板車為蔽而進持斧鑿城城上束薪如脂以鐵索

縋而燒之敵稍却又選死士持火藥焚其車大敗遁去崇煥軍聲大振邊警稍息時承宗久在關門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船鉄騎東巡至廣寧將興師大舉請于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節面陳進兵事宜逆党忌之謂將興晉陽之甲魏忠賢大懼止承宗入朝又嗾御史李蕃崔呈秀輩劾其挾兵震主比之王敦五年抗章求去而邊事盡隳乃以兵部侍郎高第督師第甫受事即下檄馬世龍撤錦州大凌石屯且議撤寧遠袁崇煥力爭而止七年春東兵圍錦州時滿桂駐札山海命移駐前屯為聲援引軍而東殺傷相當敵樹白龍旗設大帳於灰山等處為九營綿亘數十里須臾圍城桂率祖大壽迎斬殺過當尤世威從山東坡上發西洋砲擊其大營碎之敵當之糜爛獲其固山牛录三十四人遂大敗撤營去錦州寧遠同日解圍崇禎改元特授袁崇

煥兵部尚書總督薊遼召對之日慰諭備至詢以虜氛何日可滅崇煥自許五年奏績然實無成算既而自悔失言及再入對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照應方得成功上即命各部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密遣番僧往來通好為講款之計又慮毛文龍洩其計身入島中誘文龍軒之崇煥初戕毛帥舉朝皆喜上亦褒獎再三而東兵出入自此益無攔阻矣二年十一月建兵自大安口入遵化撫臣劉某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虜遂長驅南下京城戒嚴上以外臣不稱任使命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驟與劉之綸協理戎政侍郎金聲以御史為叅軍二人薦雲南人中甫知兵授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與之聽其召募起孫承宗畀以原官勅入朝陞見承宗奏曰現在袁崇煥率所部至薊州尤世威守密雲滿桂守順義侯世祿守

三河可以備敵而三河尤要守三河所以阻敵西奔兼可扼其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蹂畿輔上是之遂命星馳通州科理敵信方急促中甫出戰甫不得已引烏合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竄亡畧盡搏戰中飛矢歿越數日之綸出師趨遵化率麾下戰伏甫發亦時都城無備詔天下勤王山東總兵張可太副使盧象昇各統兵應詔事已陞擢懼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譁于涿州大掠良鄉潰兵竄入秦晋山谷間中原流寇自此熾如杞論歿擢滿桂為武經畧以祖大壽黑雲龍為統帥桂與大壽率兵歸寧遠遠近大駭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得不叛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桂戰歿雲龍被擒兵大潰幸東人得志而歸京師解嚴十二月逮袁崇煥王洽于獄三季四月磔崇煥于市當虜兵之驟入也召崇煥入衛崇煥前以滅虜自任乃與虜相值輒避去

及抵京但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之都人又譁傳其勾虜入犯上因切齒處以極刑先是虜出獵遇邊人掠之中有二瑯是奉上命偵崇煥者虜諜知之乃設一計佯為袁移書約犯邊答云知道了多謝袁爺又佯驚為瑯聞命斬瑯故遣一酋縱歸瑯上其事遂墮其計袁竟及于難見幸錄袁既誅有上疏暴寃者自稱袁門生言袁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明日虜至閉營不戰但發火器矢石得首級若干又明日移營亦如之如此凡三日所以不戰以馬兵先至步兵至矣若云勾虜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疏入擬其日旨逮而步兵至矣若云勾虜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疏入擬其人謫戍復上疏曰崇煥若和虜叛國臣為逆党罪當同誅謫戍非臣律也疏奏不報見息卷筆記是時承宗再任邊事梁廷棟為大司馬邱民仰撫寧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祀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

城亦皆恢復未幾承宗告歸邱與祖大壽不合廷棟可訓以朝局連染俱罷自後邊事草率塞責四月虜攻鐵嶺諸島協守張可大擊却之九年七月虜兵至居庸入保定界攻定興縣定興當涿南保北屏障神京太常少卿鹿繼善移疾家居自援兵登陴凡七晝夜城破挾及索衣繼善嚙齒大罵受刃而死京城戒嚴分遣內臣李輔國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為兵部侍郎鎮守昌平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即日行上謂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時九門晝閉斗米銀三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基門方畧羣論紛呶上諭以莫如蠲助為便至九月建兵始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東德請兵遏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俟半渡擊之偵騎報敵兵已盡渡四月起潛始進兵石門山報斬三級京師叙守城功予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

事各世襲十一年十月建兵犯宣府由薊入燕北直州縣被禍甚
慘建人恨孫承宗高陽被圍土城庫薄承宗率邑人誓以死守建
兵晝夜環攻力竭而陷執承宗入城南老營承宗望闕叩首自縊
子孫力戰從死者十九人復攻濟南被圍久之明年正月二日城
陷德藩被害巡按宋學朱巡道周之訓皆死都城密邇聲息危甚
乃召孫傅庭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又加盧象昇尚書總督宣大
山西傅庭至不得朝見意怏怏以疾辭職上以其託疾欺君下之
獄又明年釋之承疇率曹變蛟等赴援後與祖大壽共守松山被
圍年餘力竭而陷全軍覆沒邊人傳言承疇已死上予祭十三壇
既而知承疇不死前此錦州之圍大壽以糧竭無援遂舉城降未
幾遁歸復固守入城其子在敵中弗顧也至松山之敗仍歸命于
建惟變蛟不食而死象昇既受總督之命上疏言撫西不撫東許

市不許賞時楊嗣昌一意主撫議不合適丁艱乞奔喪而報虜復
至以麻衣督師至賈庄與敵遇奮擊敗之明日敵騎大集象昇奮
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馬蹶陣_破後四年嗣昌敗天子思之歿
贈卹象昇如例十五年四月建兵深入直走青齊南抵淮上縱橫
二千餘里所至屠掠一空上特命周延儒以閣臣督師斷其歸路
務期盡勦無令隻騎生還然建兵勢大延儒畏不敢逼其在軍中
未嘗鼓勵一戰日與私人幕_客納賄縱酒適天氣漸炎建兵大肆害
殺掠而還延儒偵知之以捷奏道路傳言虜賄延儒買路而去上
意已移猶加封太師放歸明年先置其所用事者吳昌時重典仍
提延儒至京勒自盡時十六年十二月也建人歸後至閏十一月
兵掠萊陽封君姜瀉里與故吏部郎宋應亨率子弟童僕守城二
月城陷瀉里巷戰被執訶罵而死幼子坡抱父屍慟哭虜縛置寨

中夜半舉火燒其帳虜覺變之又逼降應亨索金錢贖死應亨與其族子玖彭官居侍郎同時遇害六月俱奉詔優卹是年七月下兵部尚書陳新甲于獄以款事敗也命徐石麟讞之引失陷城池律擬斬周延儒極力營救不聽先是新甲主款虜之以傅宗龍之言切責之謝陞獨以新甲議于是遣馬紹愉往建州講款建人不表謝反得嫚語上大怒九月誅新甲十七年正月建州定國號曰大清改元順治清主尚幼九王子理國號攝政王以遼人范文程為大學士二月給事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以賊勢急也三月始棄寧遠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率兵入衛以道梗不得達而止十九日京城破帝崩于煤山賊執三桂父勸勒令作書招三桂隨遣使賫銀犒三桂軍賊棄畏三桂故也三桂微時嬖玉峯妓陳沅欲娶未果而吳陳之好不置也後陳為戚畹田弘遇挾去田歿陳滯留京師城陷賊劉宗敏據弘遇宅因并得沅初三桂得勦書欣然從賊矣既而知沅為賊所據乃按劍起作書絕其父曰李賊猖獗我國無人致京師失守聖主晏駕意父奮椎一擊哲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亦分何又隱忍偷生而又訓以非義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請從此訣賊得書怒殺其家三十餘口繫勦東行四月十九日賊攻山海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窘兼聞清兵將入犯有腹背受敵之勢不得已乞師于清清初疑不敢進駐兵歡喜嶺大張旗幟以侍三桂乃突圍出外城馳入清壁是九王稱臣遂髡其首三桂為前鋒九王殿後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裕王亦萬騎張右翼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入關盡髡其民開關延清兵入賊猝與之戰乍北遂無鬪志立島勦首懸之高旗兵遽退清兵追

之闖大敗奔還京席捲而西在途并欲殺沅沅曰妾聞吳將軍已
捲甲來歸徒以妾故故復興師今殺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于
王奈何為大王計宜留妾以繫其心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
遇也時賊各擁重賞士卒解體自成不能復戰亦幸三桂之不圖
已也棄沅而去于是三桂卒獲沅不復以賊為意矣

陳沅小名圖北墅
有其曲甲乙彙畧亦

緒言有其傳吳梅材集余所聞
載其事傳聞異詞茲據者叙之

五月清兵入燕都清以千里馬嵌寶滿帽

蟒緞各一賜吳三桂封平西王其洪承疇孔友德李永芳等并舊

降官十人俱封王爵初一日三桂行牌至京令諸臣公服迎天子

登位

諸書言三桂索崇禎太子于賊賊予之又請于
清師欲護太子入都不許等語俱不足信削之

錦衣駱養性被賊夾打未

死飾法駕以俟初三日傳天子至諸從賊及戮辱者咸襲冠帶而

出比至郊迎則辮髮虬鬚乃清朝九王子也九王子者即四酉弟

四酉今廟號太宗文皇帝歿時太子纔九歲故九王攝政俟其長

而授之九王子通中國語曰汝曹勿畏我不殺一人諸在京官或

遁或降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等投職各入內攝政令各官俱照

舊供職各官以攝政王為清王也具勸進表上之內院范文程見

而笑曰此未是皇帝我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金之俊條陳時事

稱意授行軍司馬將軍印從視城池沈文炳仍為吏部侍郎曹溶

吳邦臣熊世懿張茂爵朱某為五城御史駱養性仍拜執金吾俱

禿而加冠初五日頒諭曰予以藐躬荷茲重器欽承天命綏輔中

華今建都于燕為久遠計云云又諭曰逆賊李自成係明朝子民

糾聚亮從妄興大逆偏弑君父誠天地神人共憤者也予與明朝

雖為敵國殊切痛惋特令舉朝掛孝三日以盡君父之情仍令太

常禮部等衙門尊以天子之禮葬于原擬之壙于是傳攝政令自

初六日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議謚號曰懷宗端皇帝

隨限三日內九門百姓俱薙髮且云薙髮者賊亦 賊不薙髮者
非賊亦坐武英殿受朝賀用人悉依明制惟改內閣為內院各
衙門俱用舊官正官俱用滿人或遼人為之擢山西李建泰涿州
馮銓為內院初十日下午令在京百姓限十日內俱移南北兩城其
東西中三城改作營房以居北來兵衆三日後不及遷徙往往有
占據失業牌者十二日吳三桂有所建白請寬薙髮之限旋命三桂
遣將招撫河南山東等處州縣南抵臨清駸駸乎混一之規矣
野史秘記曰廢興之際如奕棋然唐虞而後商周以功秦漢以
力魏晉以詐唐宋以謀元復以力其局不同然皆經營數載或
數十載乃克享有天物而崖山一戰不免孤兒寡婦之譏顧滅
四十剪遼金西夏而及殆憂憂焉未有鷓蚌之利掩覆之捷如
此其安且吉者古稱功力詐謀俱無所用之矣粵自闖獻之驅

馳者幾年忽假手于吳以奉之雖曰帝王自有真殆亦振古一
奇也蓋嘗論之昔宋之南也俯眉事仇無意恢復而中興諸將
以捷書上者纍纍史冊間何其壯也時則太行忠義兩河豪傑
望旗幟而來歸動輒數十萬雖舉事不成亦足伸大義於天下
矣懷愍既亡燕鼎革命招撫之使絡繹于齊魯宋衛之郊不聞
一人逆我顏行者豈斬艾之後嘉種無餘抑亂政亟行甘心臣
虜舊君故國之慕漸滅已盡歟于是河洛長驅江淮失險史督
師開府維揚舌敝唇焦惟汲汲以調停西鎮為事迨于稍暇則
請芻請戰具之書日上而未嘗一應曾不容其統衆揚鞭堂堂
一戰北師東下委骨窮塵忠臣之報效如此而已可為痛哭者
也金陵為帝王之州鐘山猶是牛首猶是昔何以興今何以敗
堅城百里師入如歸出皆井之慙顏繫子嬰于尺組嗟嗟何面

日見先人于地下也時則若雲間若池上若澄江若粵城稍出氣力以相支撐或臨時引分或駢首如飴皆足振頽風而揚壯烈然而螳臂當車不過日月之間而已新安馮險鄉人子弟同仇自固二三年間團結不散而當時已稱勁敵矣時東南起義者如江右之臨江吉至丙戌春始罷而贛中相持又七閱月其間以死勤事者凡數十輩可謂難矣過江之師勢如破竹感之甬上馘之延乎無異縛雛砧几曾何煩牛刀之一割哉別帥西征賊渠授首吹簫無竹一矢洞胷應石碣千年之讖興朝用兵以來惟此舉最愜人望云粵西嗣興畫疆而守不過小朝廷求活耳臨桂繼中湘督師賊臣悍將肘腋為虞然一戰再戰而其志不回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足以愧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自此已後傳聞異詞簡編濶畧顧愚竊有感者南都擁立

馬氏竊國都人籍籍有假皇帝真太子之謠此乾坤何等時耶顧視天夢夢何哉此如父母于子教誨已極計無復之固義方之所不加而夏楚之所無益者也往者嘗聞父老之言矣明太祖叩曆數于劉誠意或曰張三丰對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同休蓋言光宗為神宗之子而熹懷皆神宗之孫也潰敗之形伏于萬曆貫于天啓至崇禎而上崩瓦解已無可合之勢故愚為甲申之變天命已訖聖安以後如贅疣焉雖延數載之緒而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茲故不復叙次而第論其大畧如此

野史又曰昔宋之季也陸君實在海上記二王事為書甚悉以授侍郎鄧光薦及光薦卒其書失傳然則宋史所載崖海君臣君之事尚其畧耳後之閱史者有遺憾焉余每欲訪求永曆主上南寧入土州十餘年事猝不可得世必有如陸鄧諸公筆之

藏之者恐歲既久有湮沒不傳之恨則後之秉筆欲存亡繼絕者何所據依乎康熙己未曾有詔修明史今二十餘季來尚未聞有成書且爾時在局諸公徃徃至神宗以後多所遲回退託各自卸肩而去若此則諸書雖成恐未足稱傲史也况未成乎然此不過以觸忌之故未易措手耳有公私記載可以稽考當年不成異時必有成之者獨赧王之七年山陽公之四世其君臣憂惕淒風泣雨之狀豈乏可歌可詠可悲可憤者不可使其泯泯也何況一成一旅尚屬荆塗之舊壤而若文若獻寧論宋杞之無徵以緬疆一席上尚能撐撐數年其所施行尤豈可以游覓餘息而吐棄之乎至于國統續絕如漢魏章武黃初之例斷當以綱目為準清朝順治十有八年歲在辛丑世宗章皇帝崩明年壬寅吳三桂自緬甸獻捷實永曆之十有六年而明亡明

自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治兵于濠至丁未吳建號凡十六年此十六年當削至正年號而標以干支以至正分証于下其諸僭國得附焉蓋中國已有主元不得更主之也因明祖奉龍鳳紀年欲以龍鳳代至正此于理未允韓林兒草竊之寇耳其父韓山童假宋廣王之名建國稱宋噓枯吹燼以悚動天下明祖以郭子興之故舊所推戴奉以行事不得以光武之更始為比也統紀明之曆數自洪武元年戊申至永曆十六年壬寅凡享國二百九十六年而後以康熙元年繼之如薛氏宋元通鑑以庚辰之歲為宋亡而元繼之蓋祥興二年與至元十七年皆庚辰也後之作史者宜加意焉間嘗讀吳人汪琬所為世祖章皇帝輓歌有曰車書方正統弓劍忽遐升事在辛丑 月越明年為壬寅錢謙益投筆集于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之詩自註題

下曰大臨無時啜泣而作其詩有飛走都窮瘴海頭而今人說
國凶秋之句則汪詩所云方正統者蓋豫言之實則章皇帝在
御之年尚未得正統也再閱尤侗西堂集中記閩人陳衍于崇
禎庚辰年刻一書載鷺門僧一貫得古碑上隸字四行其末二
句云庚小熙皞太平八紀意昔之善數學者紀將來之事即識
緯之類也尤君以庚小熙皞為今上紀年太平八紀為臣民之
奉今上沖齡踐祚適當車書一統之期天命眷注鑿鑿可據如
斯言有徵則曆數之延尚未艾也時甲申三月